



立秋忆事

◎安小悠(河南漯河)

立秋常在伏天。几场酣淋的夏雨后,空气尤为湿热,背阴一面,青苔顺着墙面或树干蔓延。伏天的湿热是滋生霉气和蚊虫的温床,只有正午毒辣的太阳能杀死一切卵虫霉气。有些粮食已经生了虫,为防霉变,父亲总要在立秋前后晒粮。

家屋是三间平房,房顶阔平好晒粮。父亲从西屋将小麦、玉米一袋袋扛在肩头,顺着木梯一阶阶攀至房顶。只见他微斜身子,右手抓粮袋,左手攀木梯,每走一梯,伴随“吱扭”一声,像是木梯的呻吟——父亲把它踩疼了。那时父亲正值壮年,浑身似有使不完的力气,那攀梯的大手甚是遒劲。有时他赤着上身,背黑而亮,紧绷着。他从木梯上下来时,满头满脸的汗,只用搭在门栓上的毛巾擦抹拉一下,就又扛起一袋……那时家里满垛粮食,总有二十几袋,甚至更多,每袋百余斤,都是靠父亲的双肩扛到房顶。

扛到房顶的粮食要倒开摊

匀,午后要用木锨翻一翻,这活轻松,我帮着母亲就能做好。有时弟弟也来帮忙,他简直是来“捣蛋”的,在粮食上打拳、涂鸭,当“沙滩”玩闹,常用从电视上学来的并不规范的左右扫堂腿把粮食弄到地上去,母亲就责备他不是干活的料。父亲倒是想得开,弄到地上的粮食都被鸡啄食了,又不会浪费,就任由弟弟在粮食上闹去。

被阳光晒过的粮食,会散发出一种新粮才有的甜香。小麦重温金色原野之梦,玉米再忆“玉林萧萧”之姿,仿佛复活,瞬间有了生气。翻过一遍粮,母亲趁间隙把家里的芝麻、黄豆、花生也搬出来,黄豆晾晒在一张旧门板上,花生直接倒在水泥地上,芝麻只有小半袋,多是地头开垦方寸的额外收获,平日烙焦馍或锤芝麻盐用,就干脆倒在簸箕里,斜放在猪舍的顶端。

等到日西时分,将粮收拢灌装。每袋只装小半袋,扎紧,从房顶往下扔。事先已在地面

摊上一张大薄膜,即便有袋子摔破,粮食也不会撒落地上难收。这让父亲省下了往下扛粮的力气。后来母亲又有新发明,她用十几个蛇皮袋缝成一个筒状长袋,一端用铁环固定,一端半收口。借助这件发明,收粮时只需将粮食从有铁环的那端灌入,底下撑袋接粮即可。如果这发明是透明的,工作时该是一道流泻的金色瀑布。后来这发明被全村效仿,母亲好不得意。

晒粮是个力气活,母亲心疼父亲,当天总要炖上一锅肉,再炸一盘花生米给父亲下酒。如果当天恰逢立秋,母亲还要杀个西瓜。夜晚降临,星星都出来了,父亲喝酒,我们吃西瓜。西瓜被母亲事先在井水里浸过,凉而甜。母亲将啃过的西瓜皮往我和弟弟的胳膊、腿和脖子上像平日洗澡打肥皂那样涂抹过,说是可以防秋痱子。这也是老家的习俗,我们都乐意接受,被西瓜皮涂抹过的地方,凉滋滋的十分舒适。

摘梨

◎卫宗杰(河南平顶山)

印象中梨是秋天的果实,小学课本上描述“黄澄澄的是梨”的句子,想想就让人口舌生津,垂涎三尺。

阴历六月,酷暑,刚下了一场雨,天气凉爽了许多。朋友打来电话:梨,熟了!

真的吗?还未到秋天呢!

简单收拾一下,和妻哼着小曲就出发了。通往乡镇的道路宽阔平整,去年刚栽的树苗并不太高,叶子青翠欲滴泛着油光,很是喜人!拐过几个弯,车子驶向了山岭,这是鲁山县董周乡五里岭,近几年这里正打造酥梨产业园,路两旁都是果林,郁郁葱葱,果实累累,在阳光的照射下,依然昂着头,笑脸盈盈地迎接我们。

正是酥梨上市的旺季,一个挨一个的摊位上,一筐筐诱人的酥梨整齐地摆放着,有青皮的、黄皮的、黑皮的,有的摊位上还摆着西瓜、嫩玉米、花生。

老乡们热情地打着招呼:“歇歇脚吧,好甜的酥梨!”“先尝后买,不甜不要钱!”……

我想,朋友的果园离此不远了。

朋友叫伟现,是个头脑活泛,很有远见的人。早几年就翻盖了老宅,让我们羡慕嫉妒恨,“羡慕你们啊,山里有家,有别墅,每周都可以回去度假,躺摇椅……”另一个朋友话语中

满是崇拜。三年头里,伟现又承包了几十亩荒山,一番辛苦后,栽上了梨树,承诺三年后让我们吃个昏天黑地。

朋友早在家中等候,见面没有二话,扛上箩头,提上梨筐,带上袋子,扛着一个神秘神器,兴高采烈地向果园奔去。下过雨的山路稍有些湿滑,无泥,无积水,我们一路似孩童般欢蹦乱跳,肆意谈笑。妻把箩头背在肩上,与伟现并肩说笑着,还不时地采着路旁的野花,紫的、黄的、红的、粉的……好一幅农妇上工图,我慌忙打开单反相机,留下这珍贵的镜头。黛黛的远山、粼粼的近水、脚下的土地、比邻的梨木、挂满果实的枝丫、朋友的嬉戏……都一一定格在我的相机中。

伟现的果园确实大,依岭势而建,北高南低,梨树分三、四层而栽,每层都用挖掘机平整了土地,该挖的挖,该垫的垫,修成平面,泾渭分明,栽树、浇水、培植更方便。经伟现介绍,我才知道吃梨的不容易,以前种上树就等吃梨的想法是错误的,要吃到香甜无渣、入口即化的酥梨,要经过选取土层、挖树坑、施足底肥、选好的树苗、浇透水、追施氮肥、修剪定型、二次修剪、人工授粉、病虫害防治等一道道工序。

听着伟现娓娓道来,我们的手、嘴也没有闲着,摘着、吃

着、听着、乐着、逗着、笑着,不一会儿肚圆了,梨树低处的果实也摘完了。抬头看着树梢高处的酥梨在微风吹拂下摇头晃脑,似乎在嘲笑我们:“摘不到吧!来呀!来呀!来摘我!摘不着吧!”我们几个也是抓耳挠腮,上树吧,怕压断了树枝,蹦了蹦,还是摘不到。望梨兴叹,毫无办法。

“看,摘梨神器到!”伟现说着话,把摘梨神器递到我们手里。神器的头部是四个小爪,尾部有一手捏的手柄,把四个小爪伸出,罩住酥梨,轻捏手柄,梨就乖乖地被完全包围了,再轻舒胳膊,往上一用力,梨子就和梨树分开了,把神器放低,一人在神器头部伸手接住,轻松手柄,梨就被完整地摘了下来,我们轮流体验神器的威力,不知不觉中,带来的箩头、提筐、袋子已是满满当当。

在等待拉梨车的时候,伟现高兴地和我们畅谈着未来:明年这时候结的果更多、更甜,好日子在后头呢!

是啊!如今的惠民政策深入人心,2020年脱贫攻坚战已取得伟大胜利,老百姓越干越有劲,日子就像梨园的梨子一样甜,他们捧起的希望比梨园的梨还要多、还要甜呢。

我们明年还来摘梨!摘更大的梨,更甜的梨,更幸福的梨!

遇见好书

读《杂忆与杂写》 听杨绛谈往事

◎唐宝民(河北巨鹿)

一直喜欢阅读老辈文人的文字,因为他们所写的文章,质朴无华、文笔精炼,是历经岁月沧桑沉淀出来的生活感受,会给人许多启迪和教益。杨绛先生的这本《杂忆与杂写》(2010年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),是杨绛在晚年所写的对往事的追忆,体现了一个历经世事的老人对生活的宽厚睿智,情感朴实自然,文字恬淡惬意,阅读的感觉,就仿佛一个老年人坐在对面和你倾心相谈一样,无比亲切。

我喜欢杨绛先生的语言风格,杨绛先生在写作这本书时,没有卖弄任何技巧;也没有任何矫情成分,就那么信笔写来,仿佛不是在写文章,而是在用朴素的话语和读者谈心,谈自己的经历、谈听到的故事、谈自己的所见所闻……很多时候,她都是在静静地讲述,很少发议论;即使是间或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,也点到为止、惜墨如金,留出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思考。尤为难得的是,她在评价的时候,几乎不带任何主观方面的感情色彩,只是冷静地陈述自己的观点,丝毫不看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的意思。这就是老辈文人文笔的老道之处,与年轻作者的激越相比,这样的文字已经进入到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境界了。

《杂忆与杂写》这本书,内容十分丰富,从杨绛记事时写起,一直写到她垂垂老矣,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

纪。既写了自己的人生经历,也记述了有关他人的一些往事,特别令我感动的是,杨绛先生不仅记述了一些大人物:如胡适、傅雷、陈衡哲、章太炎、钱穆等人;还记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小人物:如给人家做零工的林奶奶、为别人家做家务活的顺姐;做钟点工的方五妹……她记述了这些小人物的坎坷命运,记述了他们的苦难与悲欢,让我们了解到了小人物在社会中生存的不易。在讲述这些人的经历时,杨绛先生是带着一种同情心理的,让我们看到了她身上的悲悯情怀。

杨绛先生是在105岁那年去世的,她的生命走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。也因此,她亲身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。这本书中,有许多关于时代印迹的记载,如《第一次下乡》《忆高崇熙先生》……既能引起我们的思考,同时也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历史见证。

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兰德写过这样几行诗:“我双手烤着,生命之火取暖;火萎了,我也准备走了。”杨绛先生已经走了,但她留下的这本《杂忆与杂写》,却仍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对生命的思考。

